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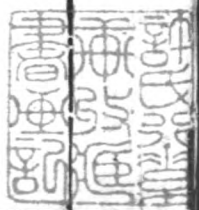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 陟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上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羝鳥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皈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徵為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水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考彙名臣 卷二十四
殞城隅人取其塲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縉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竒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也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臺臺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暮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庶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聖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悅，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旣沒，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魚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其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恠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

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
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
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
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
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
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
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漁待罪禁林，
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潛然流。漁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蘓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
夷，有未易追躡者。漁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
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
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
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
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上官。畜妻子，然心未
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
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意在柔遠不欲遲
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
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
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啟以 聖意蕃王允之仍令人
貢申前請 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
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
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
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
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
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
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孀念兒卽孝
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
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
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
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
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
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
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

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
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
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匍
匍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
讀詩至明發有懷蘓蘓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
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
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
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
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
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
邁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憊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
于余身父之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
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
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
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
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
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叅張公俊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鶴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醲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逝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烝烝以姑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沙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石所能攻也將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
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
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
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
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
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
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
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
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
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
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
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
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
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
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
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
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
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
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

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於一肢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為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為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妬者、耶、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偽為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父乃得脫，抱木主徑

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郤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旣莫知重其行，及其旣老而貧，皆以邪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兒，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深生桃源，承砥砥生修修。

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幸與鈞禮時致餽以贖其乏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

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
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
不赴日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
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
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
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
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塔柴惟道亦
高士云趙先生鏜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
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
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
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
者類也奚歐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
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
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
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
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儼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旣爲

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
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
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
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
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
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
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
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
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
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
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
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
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
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

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匕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

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塩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祝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祝又詣縣庭請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祝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祝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塊垣以塊提祝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烏思道曰枏之就禍祝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祝雖

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柎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訛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柎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日暝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爇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

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

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

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

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
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
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
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
利曰：我䟽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
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
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
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
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
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
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
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
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
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
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
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
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

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圯義而鬩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湏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昇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東無違者。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宅父老與爲

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
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
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
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
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
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
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
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
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
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
而寡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
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蘓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
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
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
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
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
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
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

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二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且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但化邪摩其眚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戚戚爾生喉間嗒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祭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艱辛

骹骹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此與漢之

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

李善何異難哉難哉

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

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

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

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

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一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

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

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蔽緼

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

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

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

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

也。廼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

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

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宏甫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羸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

一又奇

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為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二十五終

續藏書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啓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

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

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

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

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

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啓否考其文竟不及榮遠甚內

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

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秦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傅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傅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塞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覓焉，吾得其覓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

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矧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為交瑾，忌者徵焉。由是陷手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論○文○至○言○。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頰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會試靳貴權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藍鄙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

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
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
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
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
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
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
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
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
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
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
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
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
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
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刑定甲申
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
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
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
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
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
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鈺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賊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賴川侯傅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繇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臺司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懸肆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
 月邁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
 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
 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
 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逍遙篇中溪

李元陽

半谷

張含

池南

唐錡

叟此意非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

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

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

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

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

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

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

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字

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蘓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友，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艷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慎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彙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閨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柘林伐山

文海釣鰲

謝華啓秀

病榻手耽

楊子卮言

卮言閨集

譚苑醍醐

敝帚

墜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瓊錄

逸古編

引書鼎鈺

檀弓叢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鈞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篋篚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稅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脉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一百九種

又外集數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

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

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

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

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

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

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

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

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

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

奏夢陽間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

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

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

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

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

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
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
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
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影影郁郁蔑以尚矣
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
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
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
第二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
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
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
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
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
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
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
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
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
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為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者瀆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

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子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

諫正再

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

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寒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圃灑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

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入終南山奇士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歌歌曰食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

之不異以為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甚喜唐人

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

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為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

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為奇

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州殷

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叅政王公

叅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寰，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祭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

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崖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臬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人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偃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遷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

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其龍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

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猶以為過于豪而失之放矣

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為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

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為已任章程條約為之一新時下察參謁曲膝過恭乃痛為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

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鵞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

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寮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飢戶部王侍

郎奉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

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

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

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

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擬不謹慎中旣罷因約同罷

涵江劉參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

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

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

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斂鏘而

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

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

瞻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

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

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

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

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响嘯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既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斤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口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闕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

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

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旣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又兩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問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郎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郎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竒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土、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

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寬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譁者在邸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閻其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音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

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臬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
祠專祀。晉卽丘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
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
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
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
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
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
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
大而已。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
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
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
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
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
已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
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
名。有集行于世。

微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

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

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

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

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貞

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

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

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

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

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

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潯鴈侑書。力

却去。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

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 陟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裙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薛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

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
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
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
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
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
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
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
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
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
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
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
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論、之、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
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
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
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廐、守、核、其、孳、息、駒、欲、
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
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

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瘡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與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為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眾，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為人所畏服。其為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為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墮，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誑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

君果名曰
之得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闊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
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裕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旣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經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闍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灰、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灰、不灰、若鼠輩灰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

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蘓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其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典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于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鬻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目得之竟爲

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于然、燈起書爲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

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
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
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
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
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
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
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
下五六十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地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
長官願似丁明庶甲首終年不刑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
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旣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
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
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專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
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瞰察務持大體人樂
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
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
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美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闔曰餘春每遇勝日邀相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茗杵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檢平生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誡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闈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

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闈愕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燦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徙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燦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未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燦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燦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事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闡虓鷲臺省牽制燦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饗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燦抗陳

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爰白司寇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爨月無雲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爨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詎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邛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爨竭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爨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器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旣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半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為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裛中。九經撥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贖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杖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賂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為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

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
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絰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
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
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
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有廢圃
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
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全
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顧役之
羨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
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
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
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
民卽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搜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
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
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稔益甚穀價踊貴丁中
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
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
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

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飢文其惡者咸惴惴

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

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

文義饘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

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

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酬而訴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

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

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

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

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

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睨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

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

九經救荒諸奇筴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

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

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

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悌

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

郎邦彥具前後薦刺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

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

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

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

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

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

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

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

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

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

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

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

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上寵橫甚

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

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為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

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

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迺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父、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為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為擴田於學、以給頽仰、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衣絕、

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閩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疆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

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旣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疆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染衆二母病旣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佔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
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
緹騎獄損月俸橐餖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
競遠戍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
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
其事者

知府龐公

事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
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
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旣竭貸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
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
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鑑
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
僻驛馬匹以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
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
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
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
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
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君渠名臣 卷二十七
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
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
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遯也
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
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
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
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
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
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
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蘄蘄不可犯而又與有
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
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卑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
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
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摯令晉南刑部郎中
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簞
豆不絕云



豆不蘇云

曲。離。軍。列。出。城。取。酒。亦。士。見。辭。蘇。獨。去。而。思。之。至。今。此。
 察。嵩。巖。非。墜。土。流。精。山。之。至。今。普。為。華。令。晉。南。所。流。中。
 不。以。復。列。人。日。為。飄。青。天。云。此。并。六。平。京。察。所。流。蘇。其。賦。
 詩。一。代。難。資。育。不。銷。奉。也。單。潮。汗。濕。酒。至。微。然。一。蘇。其。蘇。
 謂。于。各。需。可。公。以。具。蘇。之。如。亦。以。具。特。其。復。具。蘇。其。蘇。



